

人文齐鲁

孔子闻《孺子歌》处 应在峰县沧浪渊

——“沧浪之水”考证

刊前絮语▶▶

智者的力量

□ 李秀珍

冬至刚过,便进入冰天雪地的数九节气,望窗外更是落木萧萧一片肃杀。这时忽读到“小子听之!清斯濯缨,浊斯濯足矣,自取之也”的孔子名言,心中竟然情不自禁地涌出丝丝暖意,仿佛立于夏天的河边临水濯缨,感到无比舒畅而惬意。其实,这就是智者的力量,他的话语虽穿越两千多年时空,依然能使人清醒。

当然,本期“人文齐鲁”选编这篇《孔子闻〈孺子歌〉处应在峰县沧浪渊》作为头题,是因为喜欢作者娓娓道来的严谨而清新的文风,也喜欢文章旁征博引的深厚内涵。报纸虽走大众化的路子,但同样喜欢厚积而薄发、深入而浅出的文章,我们希望在学术和大众之间搭建起一个桥梁。这篇《沧浪之水考证》,相信读者阅读后会有一定收益。当然,对于孔子的话自古以来便是见仁见智,就“清斯濯缨,浊斯濯足矣,自取之也”一句,本文作者读出的“言外之意”是:“自己老了,对弟子们也爱莫能助了,弟子们要审时度势,遇到问题要能作出正确的判断。”还有人延伸出这样的意思:“一个人总是先有自取其辱的行为,别人才侮辱他;一个家庭总是先有自取毁灭的因素,别人才毁灭它;一个国家总是先有自取讨伐的原因,别人才讨伐它。”人文探源自古有之,有的是地理寻踪,有的是人物寻访,有的是事件考证,寻寻觅觅当中会挖掘出许多人间故事,言语语去之间会看得出继续历史的脉动。

冬天是一个喜欢回忆的季节。昼短夜长,往事在黑夜里特别容易牵动人的思绪;年关将近,岁月的流逝在辞旧迎新的时刻更加令人回味。《打稻》是当下乡村几乎消失的情景,作者的回忆会让很多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产生共鸣。当一年一度的新兵又精神抖擞地走进军营,《四十年前去当兵》是对自己军营岁月的回忆,也是四十年前历史的一段缩影。还有那篇写苗得雨老人的文章,作者亦是年已古稀的老人,但字里行间充满对苗老的尊敬和感念。苗老12岁开始写诗,抗战年代曾是闻名遐迩的孩子诗人,至今80多岁了,一直笔耕不辍,而且培养扶持了那么多文学爱好者。这些年来,苗老也一直热心地赐稿支持青未了,每每编读老人的文章,也常常被苗老的认真和勤奋所感动,而每一篇文章不仅是一段历史的缩影,更是一份对社会的思考。人老心不老,苗老活出了一种境界。这同样是一位智者的力量。

自古以来,关于孔子在沧浪之水闻听《孺子歌》的地点,说法不一,主要有“峰县说”和“均州说”。

历史上,因为有孔子闻《孺子歌》(亦名《沧浪歌》)的记载和楚辞《渔父》,使得与之相关的沧浪之水闻名于世。据清代钟岳灵《沧浪赋》载:“沧浪之水著于书志者有五:一在鲁之峰县,其四则皆在楚地。一见于武昌之兴国洲,一见于常德之龙阳县,一见于安陆之沔阳州,一见于襄阳之均州。”而孔子闻《孺子歌》处,也说法不一。笔者经过大量调查考证认为,孔子闻《孺子歌》是在峰县沧浪渊。

>> 名水沧浪渊

沧浪渊,位于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中南部,春秋战国时期位于小邾国东境与郟国接壤处,汉以后属于承县(峰县)。沧浪渊泉是峰县名泉之一,也是承水的主要发源地。由沧浪渊至承水尚岩(今属枣庄市市中区)段三十里,古称“沧浪水”。《峰县志》对此有明确记载。清光绪版《峰县志·山川》王山目下云:“……(红门)村前为石洞,沧浪之水自西来,

绕其前而南流。”鸡冠山目下云:“……瀑水自绝壁直下,会为巨壑,沧浪之水自西来会之,折而南流。”荆山目下云:“……至此为荆山口。下为深涧,巨石夹之,嵯峨嵯峨,蔓草被之。沧浪之水自西北来,循涧南流。”马山目下又云:“……口子汪之水出焉,南流数里,会沧浪之水。”沧浪之水南行百里注入京杭大运河,历来发挥着济运行舟的重要作用。

沧浪渊还是“邑中胜景”,古籍多有记载:元代峰州知州梁宜在《霖泽庙灵应记》中说:“州(元时称峰州)北不一舍路,入乱山,又六十里而远,有渊曰沧浪。巨穴连窟,深波澄洁,临瞰使人发竖肌粟。早祷则辄雨……谓谪之圣水。”明万历二十四年编印的《兖州府志》载:“车稍山,在县(峰县)北六十里,即《寰宇记》花盘山也,沧浪

之水出焉,四围峰峦突兀,俯瞰涧谷,洞下一池,水深莫测……”

因其景致独特,传有神龙,且庇佑一方风调雨顺,故古代建有龙神祠。宋宣和年间徽宗皇帝赐额“霖泽”。以后,祠内供奉鲁南、苏北民间信仰的主司雨行雹的苍老爷神(一说雹神李左车)。在民间,千百年来,苍老爷成为保佑鲁南、苏北一代百姓的重要神灵。

>> 孔子闻《孺子歌》地点之争

“沧浪之水清兮,可以濯我缨;沧浪之水浊兮,可以濯我足。”这是流传于先秦时期的著名民歌,歌名《孺子歌》。此歌在《孟子》、《楚辞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史记》等古籍里均有记载,其中《孟子·离娄》记述了孔子在听完《孺子歌》后,对随行的弟子们说的话:“小子听之!清斯濯缨,浊斯濯足矣,自取之也。”因为圣人闻歌,又有孔子的言语,自古以来就引起人们的关注。鉴于缺少权威性文献记载,至今孔子闻《孺子歌》处,说法不一,主要是“峰县说”和“均州说”,但前者见之于正史,后者见之于诗文和传说。为便于论证,不妨将相关资料引述如下:

清乾隆版《峰县志·建置志·山川》载:“沧浪渊,县北六十里,车稍峪下,相传为孔圣听《孺子歌》

处,渊西旧有石刻。”

元至治元年(1321年)起任峰州知州,晚年升任礼部尚书的梁宜在他撰写的《霖泽庙灵应记》一文中说:“……惟《孺子歌》见于《孟子》及屈平《渔父》辞,或曰此歌楚辞,殆是禹贡汉水东沧浪之水。余谓不然,孟子与屈平同时,峰本郟国,去郟孟子乡仅二百里,此时已为楚并。宿迁亦相离二百里余,项羽其邑。《垓下歌》列楚辞后,语《沧浪歌》为此水无疑。”

我们再来看湖北均州(今丹江口市)的相关诗句。明代徐学谟在《登沧浪亭》诗中道:“孔辙昔环楚,沧浪歌孺子。”清代葛如竹亦在《沧浪绿水》诗中道:“严陵虽未从中钓,孺子曾为就里歌。”

湖北《十堰日报》2010年5月

20日第6版题《丹江口水库下,有关于沧浪的美丽传说》载:“孔子在沧浪闻《孺子歌》的故事,在它的诞生之地——武当山下的沧浪地流传至今,均州沧浪地还建有沧浪亭以纪念。更有怀古尊孔者在1000多年前的沧浪亭下山崖上刻了‘孺子歌处’四个大字。”

《峰县志·山川》与《十堰日报》所载孔子闻《孺子歌》处都是流传,都有“孺子歌处”石刻。峰州梁宜以孟子与屈平同时人,战国时此地并于楚,并以《垓下歌》为例说明“语《沧浪歌》为此水无疑”。无论梁宜的证据充分与否,但毕竟作了合理的分析论证,《峰县志》的编者本着修史存疑的客观态度将传闻写入史书。但《均州志》并没有孔子在当地闻《孺子歌》的记载,

只能在文人的诗句里看到。应该说,诗句调动了诗人丰富的想象力,孔子究竟到没到此地是要打大大的问号的。有意思的是,清乾隆三十三年任均州知州的张道南在对当地流传的所谓“孔子闻歌处”考证后,写了一篇《沧浪亭记》,中云:“均地僻壤,孔圣至楚,辙迹未经,歌听孺子,胡为乎来哉!考《峰志》,县北有沧浪渊。郟与鲁接壤,所听之歌在彼不在此,故《孟子》亦从而引之。”

尽管张道南早已作出结论,但还是有人文章认为孔子听《孺子歌》处在均州。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蔡靖泉先生就认为“《孺子歌》是孔子于公元前489年孔子适楚时所闻”(《楚文学史》湖北教育出版社,1996年版)。

>> 孔子在沧浪渊闻《孺子歌》

孔子所去沧浪之水,古籍确无明确记载,但孔子在沧浪水边闻《孺子歌》确有其事。客观地讲,孔子所去沧浪之水应具备前提条件和一定的理由。为更好地说明问题,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考察。

孔子周游列国的时间及所到之地

孔子周游列国是从鲁国出发,大致走了卫国、曹国、宋国、郑国、晋国、陈国、蔡国、楚国等地。现如今大致路线曲阜——濮阳——长垣——商丘——夏邑——淮阳——周口——上蔡——罗山,然后原路返回。从55岁到68岁,孔子带着他的若干亲近弟子,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在鲁国周边游历。其周游的国家说起来不算少,但大多是春秋时期的蕞尔小国。楚算是大国,但孔子只到了楚国北部边境,大概是河南的信阳。而从信阳到楚之西境均州,还有数百公里之遥,其间还隔着数个国,孔子足迹并未到达均州。既然如此,蔡靖泉先生所说的“《孺子歌》是孔子于公元前489年适楚时所闻”,观点也不成立。我们再来细读张道南《沧浪亭记》中的:“均地僻壤,孔圣至楚,辙迹未经,歌听孺子,胡为乎来哉!”这段话的意

思,显然是对徐学谟《登沧浪亭》“孔辙昔环楚,沧浪歌孺子”诗句内容的直接否定,什么“孔辙昔环楚”,纯属子虚乌有。

至于郭旭阳先生说孔子是在陈、蔡之国复国之后到达均州之地闻听《孺子歌》的,这在时间上更是难以吻合。陈、蔡被楚灭亡分别是在前478年和前447年,而孔子在陈国灭亡的前一年就去世了。即使是在前484年孔子周游列国后到去世前的几年时间里,一个近70岁的老人不可能再到近2000里之外的均州去,况且史籍再也没有关于孔子再次远行的记载。

孔子到峰县沧浪之水的便利条件

孔子到峰县沧浪之水有极为便利的条件,主要是小邾国与鲁国的地缘关系、好的政治关系及与小邾国的情结。

首先,在地缘上,小邾国位于鲁国、郑国(战国称郟国)东南部,北部与鲁国交界,距鲁国都城曲阜约140里。其次,在政治关系上,当时小邾国是鲁国的附庸国,两国关系比较密切。史载,小邾国国君多次朝鲁;公元前500年的齐鲁夹谷会盟,就选在小邾国沧浪渊南面20余里地的夹谷山下。当时,孔子主持会盟,并为鲁国赢得了尊严。再次,在与小

邾国的情结上,小邾国不仅是孔子的母亲颜征在的先祖颜爽(一说是小邾国开国国君友)的故国,还是与他具有同圣之才的鲁国史官左丘明的故乡。还有,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参加了著名的春秋偃阳大战,其大战地偃阳城北距小邾国仅数十里地。这些有利条件和缘分都可能促使孔子到小邾国一游,并使其融入到小邾国沧浪渊独特的景致中,从而留下临渊听歌的千古美谈。

孔子沧浪渊闻歌的时间

孔子周游列国是从鲁国向西至卫国,然后折而南,至楚国边境,后原路返回,时间是在前497年至前484年。也就是说,孔子周游列国期间孔子不曾到小邾国,不存在沧浪渊闻歌之事。除去这段时间,有两个时间可考虑,一是“夹谷会盟”后,一是周游列国回到鲁国以后。

公元前500年(鲁定公十年),齐、鲁夹谷之会,孔子提出“有文事者必有武备,有武事者必有文备”。这次会盟,齐景公欲威胁鲁君就范,孔子以礼斥责景公,保全了国格,使齐侯不得不答应定盟和好,并将郟、汶阳、龟阴三地归还鲁国。此次会盟,孔子功莫大焉。是否会盟结束后,孔子没有随定公回国,而在小邾国短暂逗留,并到沧浪渊览胜了呢?此说如不成立,那么至

孔子55岁周游列国前,因为受到重用(摄行相事),恐怕无暇到小邾国游历。

另一个较为确定的时间,应该是在孔子周游列国之后的第三年(前482年)。我们知道,前484年孔子结束列国之行回到鲁国,虽被尊为“国老”,但仍不得重用。他也不再求仕,乃集中精力继续从事教育及文献整理工作。是年,“吾自卫返鲁,然后乐成,《雅》、《颂》各得其所”(孔子语),诗三百篇亦成。孔子周游列国后回国的第三年(前482年),独子孔鲤去世。已失去夫人又失去儿子的孔子悲痛欲绝。孔子政治上不得志,已是孤家寡人的他,心情十分郁闷,于是带着弟子来到与他一生有着诸多缘分的小邾国,在那里了解风土人情,放松一下心情。此时孔子69岁,已经大彻大悟,对社会、对世俗已经看得很透。当他带着弟子们来到久负盛名的沧浪渊边,在这里听了土人所唱《沧浪歌》,并对弟子们说:“小子听之!清斯濯缨,浊斯濯足矣,自取之也。”言外之意,自己老了,对弟子们也爱莫能助了,弟子们要审时度势,遇到问题要能作出正确的判断。也许这就是他当时的心态。

通过史料记载和相关材料分析,孔子在峰县沧浪渊临渊闻歌应是事实,时间应在公元前482年。



●稿件及图片发至: wanghui3050@126.com
●探寻和追溯,那么,请联系我们吧!
●人文齐鲁,寻觅的是过去,观照的是今日之发展脉络;挖掘的是人文,滋养的是当代读者的精神家园。如果你热爱齐鲁文化,如果你热爱这样的